



國朝典故

六

共十三

73
5110
6



○世宗始開經筵好學不倦每日御使殿視事退御經筵除奉 上王遊宴之外未嘗暫廢

○世宗諒闇開經筵

詳國恤

○成宗二年置特進官以三品以上備三望差除後并抄文

陰武二品以上無定額

玉堂長官抄啓而非曾經政府六曹漢城府者勿抄

○成廟幼冲嗣位大諫金壽寧上劄曰為學之道如舟泛流

不日進則日退乞令經筵官更日直守

詳 成宗記

○舊例有經筵則前夕出直講官絕所講書付標紙入內諸侍講奉八書冊書吏依八內冊標付之八直講官觀標預詳音義進講 成宗朝直提學閔頤八直書吏誤付標當進講上曰讀甚處非付標冊而自某語以下讀之可頤視之文義

適艱險起就前俯伏曰臣本無學術文理亦有未解僥倖科
茅濫叨非分常值八直日早朝仕進進讀之書多有未解質
於同僚餘力未及他面書吏誤付冊標承上教披見則文
義適險口不能讀臣之不能堪任至此死有餘辜請治臣罪
仍罷講 上傳曰某言直予甚嘉之其特加通政 思齋撫言
○燕山朝應教金勿修撰洪淑當進講勿忽氣痞不得出聲
命先出又命修撰代講淑自以下番進講非已任慢不致意
忽遭變故僅辨句讀流汗而出 思齋撫言

○中宗已卯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朝講時若領事數多而無故則可每八侍近者數甚少而或有病故勢難每八侍以祖宗朝例見之則無領事而亦御朝講矣今後領事雖有故亦不廢朝講為便答曰是也朝講時領事有故則今以政府他堂上代八

明宗初年大臣議領事有故則以知事代八 東閣雜記

○趙先祖言於筵中曰我國君臣之分隔絕邇來屢教講官平氣以坐而羣臣不知上意之誠否故未能粹變舊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固矣 貞熹王后臨朝時羣臣莫敢仰視循成此習若成廟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以仰視被罪今之俯伏亦廢朝之餘習 靜菴集

○金正國嘗以校理兼帶經筵進講綱目東漢獻帝紀至李淮郭汜名汜字音以似進講後 中宗讀用汎音正國啓曰汎音似 上曰曾釋汎似二音正國汗出沾背罷講退出即見郭汜名始見處果釋汎似二音蓋館僚當進講乘暮八來取講書讀數遍只句讀目前不閱首尾正國不免流俗致有此失其後必取所講書從頭至尾歷覽考閱無有闕疑每當入直葺食早進又與下番僚負終夕徹夜廣考諸書質疑論難僚負或笑以為固詭 思齋擴言

○典翰金世弼 八 中宗朝名臣

○鄭士龍能於詩律文藝藉甚而不治經術每當進講感額搔首寧受十度唐瘡不願一次經筵

○明廟朝申光漢為判中樞相臣沈連源尚震啓以申光漢立朝最久年高有學而久在從一品請陞秩除領經筵資其勸講於是特陞正一品今則時任議政外雖原任大臣不得兼帶領經筵固非舊制也

芝峯類說

○宣祖諒闇中經筵

八國恤

○宣廟戊辰李滉上來故事知經筵只參朝講不八晝夕講朝議以為經帷不可無李某使並八參

退陶言行錄

○凡經筵進讀玉堂上番為之例也 宣祖朝周博為校理衰鈍不能作聲臨講乃請以下番代之下番修撰李忠元出於倉卒殆不成句讀時以為笑

芝峯類說

○宣廟每於經筵默無一言李珣啓曰自古為治之主欲興至治則必推誠待賢酬酢如響開懷虛納上下交孚而政治成焉堯舜之時不言而信無為而化若無待於言語而考之古書則堯舜與廷臣都俞吁咈無言不答况後世乎 殿下於羣臣之言畧不酬答夫一家父子夫婦雖至親若使父不答子夫不答妻情尚阻隔况羣臣名位懸絕者乎羣臣得見天顏只在經筵故八侍之臣預思所奏晝思夜度及至上前怯於天威言不盡意十達二三自 上雖虛心酬酢尚患下情不達况沈默不言以阻之乎 石潭日記

○孝宗己丑冬 上始御經筵講中庸至篇末諱朱子名亦令講官諱之自此顏曾思孟程朱并諱其名 誌狀

○庚寅十一月 孝宗御宣政殿晝講時 上曰開講已久而尚未見大臣君臣相見豈有定例子予欲令大臣諫臣皆入參經筵矣見之若踈情安從生

○孝宗朝備局啓以草野被徵之人兼帶經筵事既已定矣金集則以特進官啓下宋浚吉則當以參贊官差下而考之大典則堂下官兼經筵例以文官差下而竊聞 宣廟朝儒臣成渾未兼經筵官只令以閒官八侍經帷今此被徵諸人破格兼帶似無不可而法典如此則依 宣廟朝例各以本職入參筵席何如 上從之 備局瞻錄。金載八辛卯

○崔錫昂言 先朝曾以莽字下問儒臣無能對者有一武
兼曰此在白居易養竹記 上嘉之仍命武臣八參引見

隱集

晦

弘文館

備 新羅詳文師改為通文博士又置瑞書院

備 ○高麗睿宗禁中作清燕閣選學士朝夕講論經書尋以清燕閣在禁內學士直宿出入為難就其傍別置閣改官號曰寶文仍修紅樓下南廊為學士會講之堂賜號曰精義就其左右為休息之所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傑
又有崇文館弘文館修文殿集賢殿右文館進賢館提學士等官

備 ○世宗二年始置集賢殿 詳 世宗朝

備 ○世祖二年命羅集賢殿

備 九年因梁誠之建言名藏書內閣曰弘文館以藝文奉教以

下兼帶博士著作正字掌秘書出納只擇文臣無藝文應教
八參經筵慵齋曰揀文臣數十人稱無藝文日之引見論思

備○成宗元年命置藝文館副提學以下至修撰十七員凡文
翰經筵記注等事一如集賢殿故例

十年改置弘文館定領事一員議政例無大提學一員提學
一員皆他官無之副提學直提學典翰應教副應教各一員

校理副校理修撰副修撰各二員博士著作各一員正字二
員直提學至應教補東壁校理至修撰補西壁博士至正字
補南林皆帶經筵副提學至修撰又帶知製教

成廟依集賢殿復設弘文館於殿側選文學材行之士十七
員更日直宿待之尤厚侍講經史規諷道義賴宣法醞又招

聚政院令承旨對飲多賜奴婢以備役使又令皂隸皆帶銀
牌慵齋叢話

○燕山十一年乙丑罷弘文館改經筵為進讀備考曰因革
官自令以藝文館無之加設藝文奉教以下四員注書二員

政事撮要

十二年丙寅夏四館博士以下令屬他司兼帶本館職事同上

備○中宗初復舊領事以下皆無經筵及春秋

彙○闕內八直各司官負常着紗帽不敢戴冠巾獨玉堂春坊
戴冠或言 祖宗朝嘗賜冠于玉堂遂成流例春坊自以與

玉堂事體均等故倣效云弘文館志

備○梁誠之疏曰竊觀歷代書籍或藏名山或藏秘閣所以備

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國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大宋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乾統九年一曰高麗國御藏書自肅宗至今三百六十三年印文如昨文獻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而傳之者乞令藏書後面圖書稱朝鮮國第六代癸未歲御藏書大明天順七年以真字書之前面圖書稱朝鮮國御藏書以篆字書之遍著諸冊昭示萬世又諸書所藏內閣名曰弘文館置大提學直提學等官以藝文館兼差伴掌出納上從之命藏秘書于舊東宮之東偏小室稱弘文館以藝文奉教以下掌之

○侍從封章始盛於李季向

詳見世祖名臣

○梁誠之屢封章論時事

詳見

世祖名臣

○本館陳劄古無點朱之例

中廟冲年承統為便御覽始

點朱以句絕之云弘文館志

○嘉善副提學自趙元紀始

詳見

中宗朝

○玉堂上下番必面者交替故

明廟朝朴啓賢在直季俊

民約以早替而不到闕門將閉啓賢於西門內待之良久俊民緩而來啓賢憤而責之俊民未及下馬謂啓賢曰如此則吾當還耳即馳去啓賢終不得出云近來玉堂之官任意種出或至徑日闕直命招不進乃世道之變也芝峯類說

○李滉為應教日八徑席

明廟問立社本意滉偶不記不

能詳對出即考錄舉似同僚以備啓達而告病辭通其不苟
官守如此 退陶言行錄

○玉堂官例無知製教謂之內知製教以他官無者謂之外
知製教凡時急教書必命玉堂官為之 宣廟朝有洪某在
玉堂文拙不能撰進即辭通而去蓋畏公議故也 芝峯類說

○玉堂八番人皆苦避 宣祖朝成洛最甚拒而不入或入而
即出許筭金畔金瓚李誠中李元翼金應男同在玉堂相
約曰戒若八番吾輩限數月不替可也約既定洛八直繞一日
又欲出鞭楚館吏甚殘吏歷諸家皆不許只餘元翼以其
纒出未敢請事迫則試往元翼初不答吏哀泣曰八十老母
囚在凍獄恐至殞命也元翼方侍萱堂惻然許之吏躍出門
拊曰李校理真聖人也聞者皆笑 識小錄

○玉堂有一鑪可容五升酒飲者快寫不容息則刻其名惟

金十齡許筭刻之 識小錄

○宣祖朝李珣曰 成廟朝無時招玉堂八真人對于便殿名曰獨對此例可復也 上曰玉堂之官當無時招見不必持冊進講只可商論義理也 石潭日記

○宣祖朝柳希春久任副提學不許遷動後陞資憲正二品無降授副學之例 上曰柳某可合雖無古例可除之後金晬亦以資憲特拜副學用此例也 芝峯類說

其後鄭經世鄭晬趙翼亦然 朝野記聞
英宗朝趙曦亦然

○李浚慶為領相當都堂弘文錄圈點時以筆抹其子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也人皆服其無私柳永慶

為領相亦抹去其子懔之名時懔已八束銓為佐即公論以為銓即清顯優於玉堂而權重既許其入銓而獨抹於堂錄小人情狀敗露無餘雖欲效顰東臯人誰許之近來堂錄時相臣子孫則東西壁壓於相臣不敢不圈故皆以准點得選而私意大行朝政益滯 荷潭錄

○先海朝廷中李元翼曰 先王末年廢經筵寢疾故也平時則日開筵八直玉堂雖聞父母之病絕不敢徑出至立於金鑾門頓足叩首待交代之末而始出去親病如此他尚何說 梧里年譜

○宣廟日御經筵有一學士指鑾牌而戲之曰彼鑾牌中藏幾度唐瘡蓋指逐日進講之難也 仁祖初年勤御經筵丙

子以後 王侯違豫廢經筵十餘年本館官貧只直宿而已
時稱開官以弘文館為首

○仁祖朝鄭經世秩全正二品而特命仍任玉堂長官進講
經史 公私見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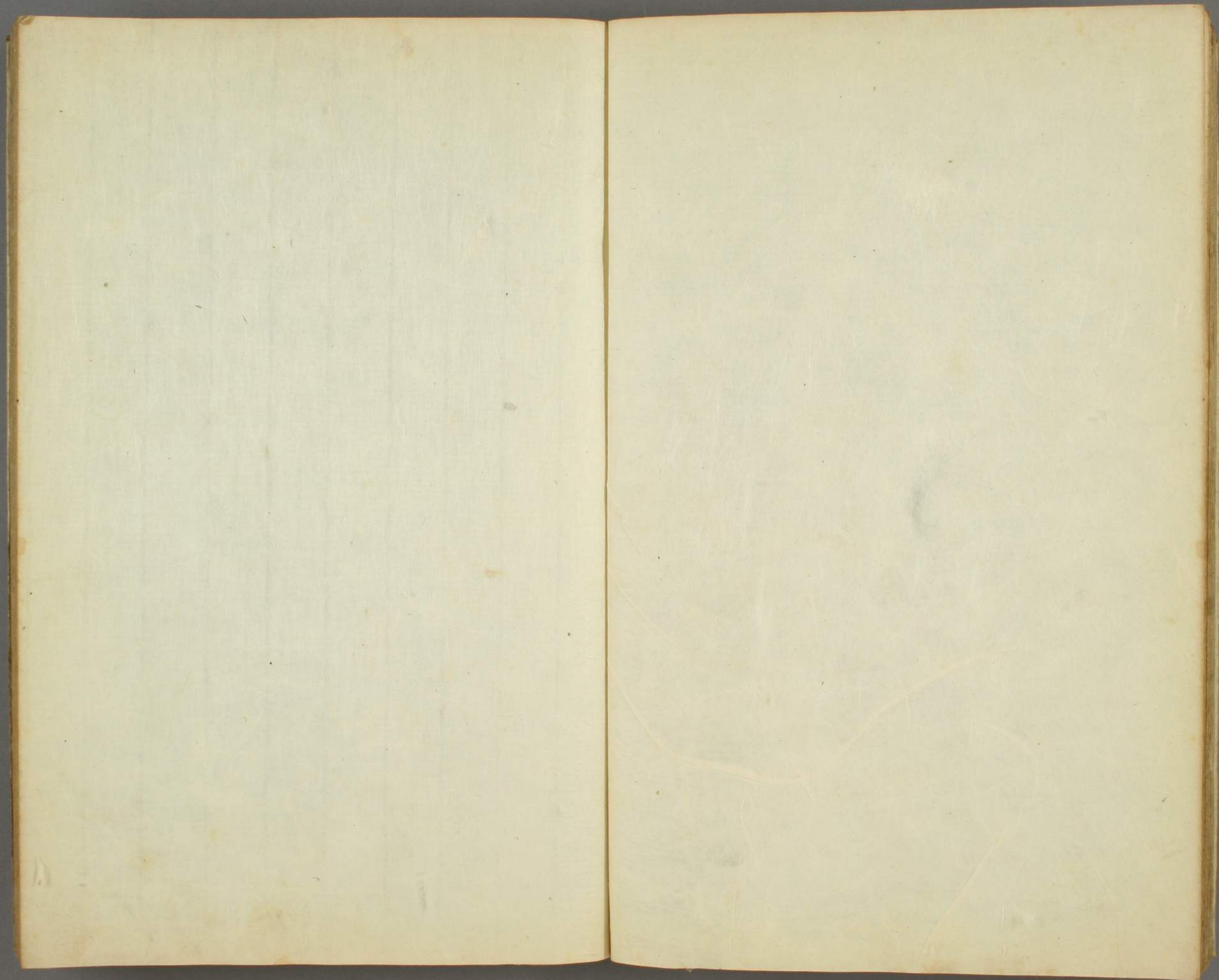
○仁祖朝李明漢為應教昭漢為修撰明漢引蘇軾故事陳疏
請免 上以有前例不許 白洲行狀

○肅宗朝御賜銀杯 詳承政院

備 ○國朝以來堂下官命招皆用粉牌而惟臺閣用紅牌 英
宗三十九年命玉堂亦依兩司用紅牌

○英宗四十年 上與 世孫臨玉署親寫御製四言一句
曰雲從一堂願謂 世孫曰 文廟在邱宮時夜臨玉署字
呼謹甫至今傳為美事

四十六年 上與 世孫臨玉署行夜對尋問玉燈故事前
有六燈故加賜二燈八直儒臣錫馬



藝文館

翰林

備 新羅翰林又有元鳳省弓裔仍之

高麗仍置元鳳省後改學士院翰林院文翰署詞林院藝文館春秋館併為藝文春秋館

備 ○太祖仍置藝文春秋館後分置藝文館掌制撰辭命改定

領事一員

領相例兼

大提學提學直提學

都承旨例兼

應教

私文館直提學至校

理中 各一員奉教二員待教二員檢閱四員奉教以下補翰

林知製教三品至六品兼

備 ○成宗元年增置副提學以下至修撰十七員凡文翰記注

經筵等事一如集賢殿故例十年減副提學以下至修撰別立弘文館本館只掌詞命之事

成廟朝置藝文館時盧昉為校理而卒其曾孫士誨為守
令署經則兩司俱以為弘文館誥書藝文也皆越之不知
舊事而然也 識小錄

備 ○燕山增置奉教二員待教檢閱各一員使兼經筵尋革藝
文館奉教以下分授他司職官無帶錄考官紳
中宗初復舊

備 ○舊例翰林新薦時未薦之為下番者與諸僚一會相議新
薦而下番實主之閉戶密議以定薦次薦完則回薦于曾經
翰林及兩館堂上無異議然後焚香告于皇天后土其辭曰
秉筆之任國家最重薦非其人必有其殃乃與三公及政府
東西壁兩館鈐曹堂上合坐使叅薦人試講綱目左傳宋鑑

等書以定高下

○史局國之所重而新薦又是史局之所重也千萬世是非
之權付之史官之手自古名臣碩輔之居是職者於新薦一
事必加謹慎而審擇焉故金駟孫在下番五年必得鄭汝昌
而後始行新薦 閔頌述翰苑題名錄後

○自高麗時最重翰林人望之不啻若登瀛洲觀於翰林別
曲可想所謂翰林宴至我朝濫觴尤甚近世乃以古風為無
謂四館舊規廢削殆盡遂至埋沒噫古風亡而紀綱弛矣雅
欲復古得乎 芝峯類說

備 ○中宗三年特賜黃毛筆四十枝墨二十笏于政院及藝文
館手書教曰予之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

○每於大政翰林分詣政廳

詳史曹

備 ○故事政曹開政則藝文館一員詣政廳書得失白仁傑為檢閱以眇然新進能復其廢執筆往惟謹政曹甚憚之

景 ○藝文應教必以將來主文者無之在平時金貴榮盧守慎姜士弼李山海辛應時柳成龍許筠隨闕除援自許筠後常缺而不補壬辰以後惟李好閔外絕無無帶者蓋重其選也

芝峯類說

景 ○國家設藝文館專掌起居注邇來史官專不事之卿大夫書卒乃斲人一生行事甚為闕重而李滉之卒亦不書卒春秋殿最時春秋館堂上出而繕閱則只書陰晴而已了不記一事後世何據而為史乎

答泉雜記

景 ○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秘薦燒香誓天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竒自獻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澄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辭跪告于天曰因亂之人不得已備薦云、聞者大噓

芝峯類說

備 ○信史之失職以有曹司也史官多至八員者所以重史也所當各盡其職而今則諸員皆尸素而委置於下番一人所見不必皆正萬世傳信之書草、已甚可謂寒心

退溪集

○朝廷請上尊師時尹昉以史官倡同僚曰吾輩秉筆侍左右今與百僚廷參非職也諸僚從之史官不參廷請自昉始

○我朝之制以年少新進之人為翰林付以史職嘗疑其謬

也或曰官高之人諳練世事多有徇私之弊不若年少氣銳者之能公其心也 祖宗立制之意豈偶然哉今修 仁祖實錄聞其史官所記極其恻怛每逐條改撰而分黨以來好惡不公皆不可憑信如吳允謙書卒曰允謙死去爵去姓有甚於斧大夫楊雄死之書法蓋貶以 穆陵雷震奉審謂非雷震之罪云 治谷三官記

備 ○英宗十四年親臨史閣特書大公史筆四大字揭于楣仍教曰夫子麟經後有紫陽綱目以司馬光之識見資治通鑑猶書諸葛亮八冠筆法果難矣今大臣諸臣諸史官八侍而偏黨以後筆法安保其無依仰乎唐太宗外未有人君取覽史冊者其公與不公有誰知之予特書四字揭于壁上乃欲大公其史筆也

備 ○十七年教曰翰薦三百年流東之規雖不可革此後應為翰薦者依令館例盡薦使無卷用之弊仍命薦規依弘文錄例參下人按榜目列謄而曾經翰林備三負會圖取次點以上做宋朝館職召試例試取付職翰林不備則都堂會圖

大提學

備

抄選者毋論某職常帶雖被罪遭喪者亦不遽復則如舊

○國初主文者兼藝文大提學成均大司成則為典文柄而

否則雖行主文事者不與焉如安止朴元亨是已

洪暹詩無人
安朴二人

成廟以後方兼兩館大提學及知成均館事以為主文柄也

識小錄

○國朝故事曰 太祖朝權近主文南哀之啓 中宗曰

世宗朝申樞辛碩祖為守大提學金宗直彞尊錄曰 世宗

已亥曹尚治榜大提學柳觀知貢舉云而洪暹詩芝峯類說

皆無之 朝野記聞

洪暹詩曰季淮跼趾舟恒正魚達成勘慨哀容老讓國昌

申鄭忍吉忠淳慎貴無窮蓋謂卞季良尹淮權跽鄭麟趾
申叔舟雀恒徐居正魚世謙洪貴達成倪金勣申用溉南
哀李荇容齋金安老蘇世讓金安國成世昌申光漢鄭士
龍洪暹忍齋鄭惟吉朴忠元朴淳盧守慎金貴榮也近世
文衡先生案以此詩為次序故權近以下諸人皆不入李
文純混亦以辭不就見漏西珮柳根改其末句曰吉忠淳
退寡傳東李混紳退溪盧守慎字寡悔金貴榮紳東園故
也

柳根詩曰采鷺匡鷺景明益海白松沙孝晦同退益獨懼
辭不受繼以為者幾明公蓋謂栗谷李珥鵝溪李山海西
匡柳成龍鷺渚李陽元黃廷或字景文李德馨字明甫益

城府元君洪聖民海平府元君尹根壽白沙李恒福一松

沈喜壽月沙李廷龜李好閔字孝彥柳根字晦夫也一百沙

○文章衣鉢相傳自有故事權跽主文衡病劇物議在鄭麟
趾跽囑安止而卒止代之未幾止罷而麟趾主之筆苑雜記

權探早以文章名世早沒館承金將軍自雄深惜之朴以
昌日子無患主文者之無其人牧隱逝而陽村主之陽村逝
而春亭主之春亭逝而尹大提學主之尹逝而權止齋
主之止齋若逝南秀文必主之秀文若逝我亦在我逝將
軍亦在何患探之早沒乎其論文章日就卑下之意隱然

言表筆苑雜記

景

○中宗朝南家以大提學拜相請免 上問誰可代者哀啓曰被罪人中有數人可當者而新被罪唯李荇甚合秩卑然世宗朝有申穡卒碩祖為守大提學而荇則猶未為嘉善此外未知某人也 上特加荇嘉善拜守大提學

東閣雜記

○中宗朝李荇屢言于 上曰蘇世讓當為主文之人不可

置下位故自通政陞嘉善資憲皆荇所請也世讓乞養授洪州牧使赴任未數月荇又言文章之士不宜外出

芝峯類說

○世祖二年以申叔舟為右相仍帶典文衡議政之無文衡始此

景

○明廟朝洪暹為大提學以衰老辭下相臣議其時碩相曰文章與氣為盛衰洪暹年近哀暮文章亦退故懇辭當聽許

暹竟通 愚伏集

景

○明廟庚申洪暹辭通大提學當出新大提政院依故事凡嘉善以上文官皆牌招俱詣景福宮賓廳領相尚震左相李浚慶北壁因折而西壁暹居首諸宰以次就坐暹因故例自舉其代薦禮判鄭准吉知事尹春年同知李滉仍進相位前曰李某經術文章實合此任奈堅卧林壑不出何注書尹根壽持薦單自下而上就坐而請圈人皆知 上之屬意於惟

吉嘉善多圈於惟吉朴永浚始圈於滉圈至一宰則出生稟政承前曰人各圈一人余意三人皆合請并圈之政承許焉

圈畢持詣領相前鄭惟吉十六圈李滉十二圈尹春年只五
圈領相指春年名下曰此太少我宜圈之春年以此得六圈
後日命以首薦多圈鄭惟吉拜大提學此平時故事亂離後
凡主文之出只牌時相與六曹判書而會圈甚至朴忠侃以
蔭官適玷判書偃然圈點人皆嗤之月汀漫錄

索○宣祖元年大提學朴淳啓曰大提學提學雅同是館閣之
職提學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也今臣為主文而李滉為提
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後進初學乃處重地請遞任而授之
命議于大臣皆以淳言為然於是命與相揆滉遂以老病不

堪

力辭得請朝野記聞

朴淳為大提學人望不洽淳嘗有石運登音宿鳥知之詩

人謂之曰宿鳥亦能欺世目蓋譏其不稱也當時主文者
皆老師宿儒淳之取譏固然而今之典文衡者較於淳又
不翅天淵人才之汗下一至此哉孝宗朝大提學圈點
時有一武官語人曰吾名恐亦在於薦中云聞者笑之菊

堂俳語

備○舊例必以湖堂被薦者為文衡沈彥先曾參文衡圈以未
經湖堂辭宣祖朝黃廷或始以非湖堂為文衡

上喜廷或文而盧守慎極力推轂之遂自提學進兼大提
學自設湖堂賜暇主文柄者必用其人故彥先忝圈點以
不曾賜暇再章以辭而廷或獨以非湖堂得之世皆謂榮

識小錄

○祖宗朝藝文大提學主文而弘文大提學則以別人為之
或言自中廟朝以後兩大提學一人兼之然世祖朝申
叔舟以領相兼大提學禮曹判書則此言恐未信魚世謙李
荇金安老成世昌柳成龍皆以議政兼李荇李德馨以通政
被薦俱陞嘉善授大提學官制在得人而無定規矣芝峯類
說
○李德馨年三十一主文方其會薦獨於德馨必一圖滿座
愕然金貴榮笑曰此老夫所為也年少位卑行先諸老稍待
才老德熟如何德馨聞之欣然心服白沙集

近代為大學士德馨年最幼時德馨與金誠一俱以通政
被選圖點時右相沈守慶獨不圖德馨曰李某年少在前
豈有年三十一主文者乎吾欲其成就也先輩愛惜人才

之意如此芝峯類說

景
○玉堂舊有大石硯常藏于藏書閣每值大提學八玉堂科
次諸學士課作則出而用之而已及南哀主文別作一大硯
如玉堂所藏者而置諸家及連文衡傳于李荇其後歷毅公
而硯猶留荇家及鄭士龍為大提學荇已卒夫人以硯送于
士龍曰此容齋意也自是例傳于主文者壬辰兵燹之後李
德馨購得之傳至李爾瞻爾瞻敗硯亦失申欽典文用安東
馬肝石琢造如故樣傳金瑬張維故事每文衡交任傳硯之
際必有唱酬詩什遂成文苑美事癸酉張維再連文衡雀鳴
吉代之將送硯贈一律曰空門衣鉢有宗風藝苑相傳事頗
同妙手各拈銀不律文心聊托石虛中齊盟再主慚前輩巧

匠停觀笑拙工從此騷壇倍精彩朔方旗鼓得元戎谿谷漫
○洪益城聖民壬辰在行在所典文衡以起復人即辭連
乙未李漢陰德馨再典文衡以起復未終制辭連

案○仁祖朝李明漢以都承旨兼大提學以曾無前例請連本
職吏曹啓以前例無可據李景奭曾帶藝文提學故都承旨
下批時改直提學為提學今此大提學事係新規上裁特
命仍帶白洲行狀

○仁祖朝金瑬拜右相特命仍帶大提學辭免劄畧曰大提
學例無知成均館事知成均乃是二品秩也安有忝在相職
而復無二品者乎官方失序所關非細北渚集

○顯廟戊申將薦文衡望原任大臣李景奭以前大提學將
主薦而病上命在家薦聞景奭辭以不敢詣待漏院書進

白軒謚狀

○肅宗朝金壽恒八相仍兼文衡南九萬崔錫鼎亦仍兼旋

辭通

朝野記聞

○文衡以相兼者申叔舟魚世謙李符金安老成世昌柳成
龍金壽恒南九萬崔錫昂趙泰隱

○文衡三世李廷龜明漢一相金萬基鎮圭陽澤

○文衡父子成倪世昌李植瑞夏

植若
玄孫

李真望匡德

真望景
真曾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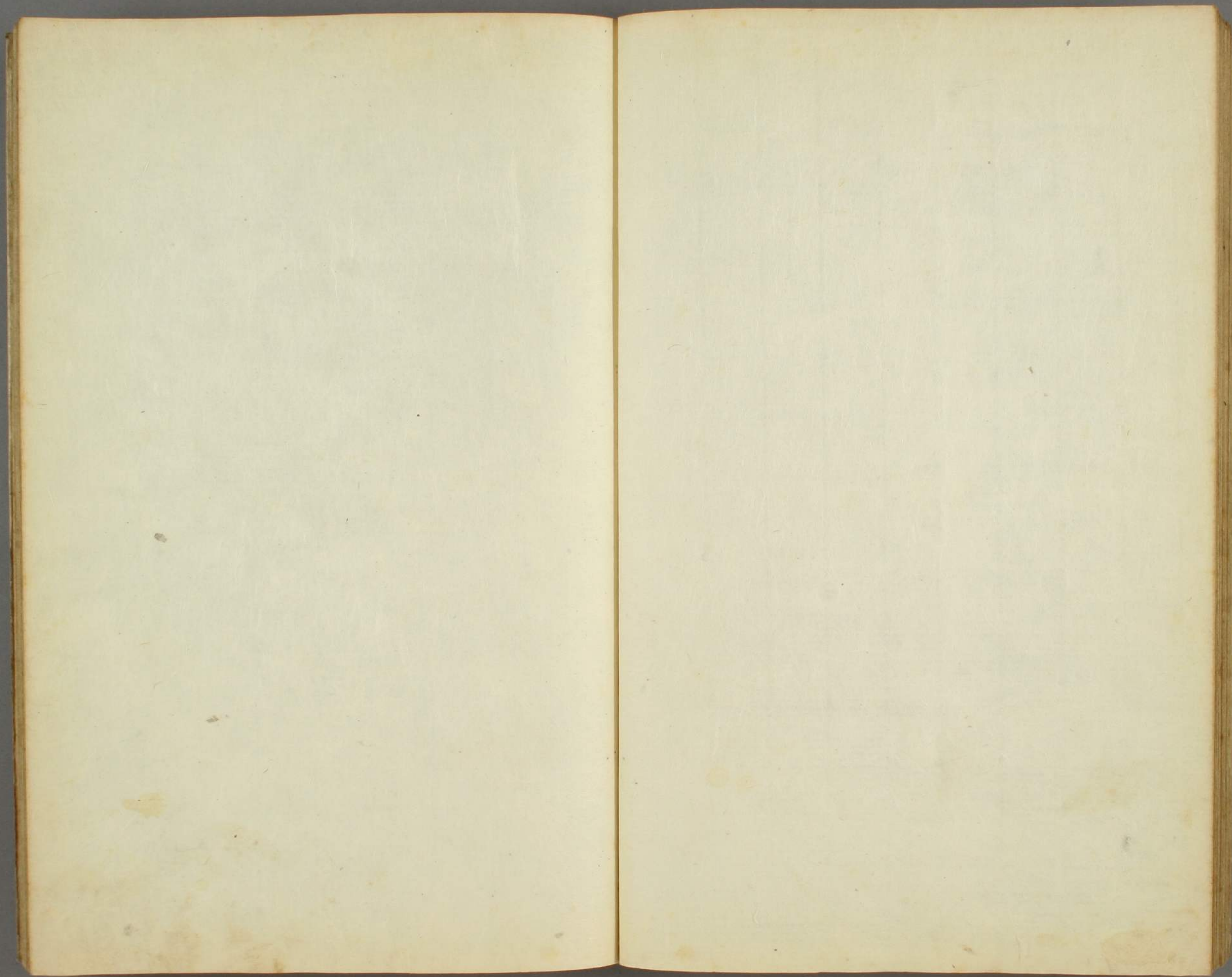
金壽恒昌協

壽恒尚
憲孫

文衡兄弟金萬基萬重閔點黯

○一家典文衡莫如權近及其子澁外孫徐居正孫婿崔恒

識小錄



春秋館 史庫附

備高麗初置史館後併於文翰署後分藝文春秋為二館掌時
政記注

○太祖因麗制置藝文春秋館後分置春秋館領事一員領相

例無監事二員左右相無知事同知事各二員并他官無修撰官七

員副提學六承旨例兼編修官堂下三記注官品五記事官六品以下舍人檢

詳弘文直提學至正字藝文奉教至檢閱承政院注書承文
判校宗簿正各以本品例無編修記注記事官憲府執義至

持平諫院堂下一員無記事官六曹堂下官各一員輪差記
事官八道都事北評事及京畿忠清慶尚全羅平安右道文
官守令無記事官

燕山改記事官為錄考官 中宗初復舊

○江華摩尼山寧邊妙香山江陵五臺山安東太白山四處史庫各置參奉一員自本道差出以守之

茂朱赤裳山

○國初制度未備至 太宗朝始有所謂日記而殊草畧或至終朔只書上下官姓名仕與不仕而已 林世宗崇孝錄

○世宗五年 上曰吾觀歷代史古之記事者何其纖悉備具也及觀高麗史踈畧太甚今唯史官一人只於朝啓輪參記事豈能盡記國家事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以記事即命申穡金尚直魚變甲鄭麟趾俞尚智等皆兼史職以廣記事 寶鑑

○世宗十三年 上曰 太宗實錄垂成予欲觀之右相孟思誠曰實錄所載皆當時之事以示後世皆實錄也 殿下見之亦不得為 太宗更改令一見之後世人主效之史官

疑惧必失其職何以傳信將來 上從之 寶鑑

○世祖丙戌大司憲梁誠之疏曰外方史庫皆寄官舍甚不嚴密非後火災可慮且有他日外寇之憂乞遣審視擇人烟相隔之處全州則南原智異山星州則善山金鰲山忠州則清風月嶽山等處移之朝廷不從其議 訥齋集

○睿宗朝閔粹史獄

○成宗賜承旨注書史官墨十笏曰以此書吾得失 國朝謨

○洪允成監春秋見時政記書已罪惡狼藉憤曰倭楮綱目

我國人亦不肯覽何況東國通鑑乎任汝書之誰肯見東國史乎
月汀漫筆

○燕山戊午史禍

○自先王朝凡八侍之人例為自下先出中宗己卯檢閱申潛於徑席啓史官先出未便之意上可之議于大臣自首坐者先出為式
東閣雜記

○明宗朝安名世史獄

備○宣祖丁卯修撰廳撰大行行狀大臣請開史庫以考實錄史官不肯開上劄請勿觀史兩司亦啓請勿開乃止

秉筆直書史官之職也不罪良史朝廷之責也史官之密藏非其任也但人君平日自覽史冊則史官畏誅不敢直書故前世史官或有秘而不進者矣近來史禍甚慘史官尤以深秘為其職此出於不得已也但修撰行狀非平時之比於此不考實錄則無所用其史矣可謂懲熟羹而吹

蕪者矣
石潭日記

稟○宣祖朝最重記事之任金庭睦為假注書文筆不甚拙而上下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畫出鳥跡特命改差自後注書非文學兼優者不除授云
芝峯類說

○史局於宰臣之歿必書其卒及其平生行事之是非而頃
有一史官議以為此事重大預待諸史官齊會為之自後遂
不書卒者今十年許矣使一時名臣行蹟未免泯沒是幾於
無史矣惜哉李晬光為內翰因曝晒得閱地庫諸書前朝時
秘史積在者甚多有海東金鏡錄一卷乃李齊賢等所撰未
克成書者而記事頗有可觀又鄭摠李唐所為史稿即家藏
史草也書事詳悉天定時政直亦無隱卷首又直書始名其
事近古可喜 芝峯類說

○壬辰之變忠星二局及內館所藏寶錄皆被賊焚全州一
本得免丞命浮海西輸奉安於行在還都後首議補印癸卯
七月開局始後館負元額之外增置堂上十頁編修以下則

苟經筆頭不限頁數丙午四月訖功新印正本三件草本一
件分藏於本館及香山五臺山太白山舊本藏於江華 月沙集實
驛印出廳題名錄序

○壬辰西狩史官趙存世朴昂賢任就正金善餘等焚滅史
草而逃走自丁卯至辛卯二十五年事蹟時之無徵 蒙村彙

時政記蕩然無存俗禁野史故亦無家藏史稿使二十年
間嘉言善政無憑可書惜哉 芝峯類說

柳成龍當國斥其人不齒朝列戊戌朝論大變擬

書狀官傳曰此輩乃焚史策棄君父逃去之人朝天中路

不無再逃之弊改擬 浩溪記聞

癸巳秋翰林金蓋國奏曰其時史官或有追憶記錄者民間

亦有野史如李廷馨之雜記可令及時裒集相臣金應南亦替之其議竟寢不行

恬軒集

○宣廟薨將修實錄李恒福為摠裁官申欽李廷龜為有司堂上欽曰二十五年之事蹟若欲逐日逐事記之則雖經十年無所尋問而就矣願其時名公巨卿之行蹟表、在人耳目者多若提出而記之有若列傳之為則當時事蹟亦可隨舉而哀鉞之義因茲而得矣恒福是其言將令授而記之未幾矣丑禍作欽先放恒福廷龜隨罷柄人修史一任其好惡國未亡而史先亡矣

象村稟言

○光海時所修 宣祖實錄 仁祖將朝改釐正崔鳴吉議以為收拾野言家錄及諸臣碑誌狀傳折衷筆削成一家書

而不必偏有取舍亦不必遽加雌黃但其載實跡藏之各處史庫而勿為設局置負依司馬光在家獨撰資治通鑑例專付大提學李植則足以了斷蓋在家撰集則可除負役廩料之費一人獨當則自無推諉延拖之患不過費該曹些少紙筆而必欲參討則藝苑官負自是僚屬上下番外可與同事至於書後則槐院玉堂又其所管擇其中能書者分手寫完為便

遲川集

○同春秋李植上疏曰我東文物之備人材之萃莫盛於宣廟之世雖守義遘亂既崇而祀天心克享邦域再奠斯莫非聖人殷憂之所啓而事機之變締構之效無非可傳於後世者簡冊所載宜莫詳於此時而不幸廢朝間之奸孽擅命

竒自獻為摠裁而李甬瞻朴健等專任撰修陰削舊錄自加
証筆是非名實一切倒置凡為甬瞻所右者五六人則飾為
虛美擬諸聖賢此外名臣碩輔道學之士與其素所睚眦抵
牾之人則憤辭醜罵舉加以窮竒稽杌之罪至其末年所書
柳永慶鄭仁弘等事敢甬漳濊日月之明掩蔽天地之大正
與章蔡之証宣仁同一奸軌誠千古史家之一大變也及此
野言家錄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古之臣略倣司馬光百官
表朱子名臣言行錄以為一類依 祖宗朝當時著述并藏
史庫之例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矣
上從之

○肅宗六年庚申六月領相金壽恒奏鄭勗疏請改修 先
朝實錄聞其所纂述草略莫甚云 先王嘉言善政難保其
無所闕漏兵判金錫胄初既為修史之任請先詢曲折錫胄
曰閔點代臣為文衡而點雖詣史局日晚而赴輒復遲還後
以李堂揆李觀徵加差堂上而惟以速完為主六七朝成十
六年完帙其草、忙迫可想矣 上命大臣春秋館堂即考
閱實錄 教曰 先朝實錄纂述事體莫重而其所記載錯
亂疎略如此則決不可以此垂示於後改修可也

成均館

備 新羅國學大學監

備 高麗國子監改國學成均監尋改監為館

備 ○太祖仍置成均館掌儒生教誨之任并用文官其屬正錄廳附焉

備 有大司成祭酒樂正直講典簿博士諄諭博士進德博士學正學錄直學學諭以鄭道傳權近為提調集四品以下及儒士講習經史

備 後改定知事一員大提學例無 同知事二員以他官無 大司成一員祭

酒太宗改祭酒為司成 二員司藝三員直講四員典籍十三員博士三

員學正三員學錄三員學諭三員兼博士一員以議政府後司錄無

廢兼學正兼學錄兼學諭以奉常寺直長以下及四學訓導
兼

備 太宗改祭酒為司成後減司成司藝各一員

○燕山革博士以下官分屬他司 中宗初復舊

○初高麗恭愍王以學校舊廢新創成均館以李穡兼大司

成選碩儒金九容朴尚衷朴宜中李崇仁鄭夢周兼學官名

臣錄

麗俗事浮屠學校衰廢芝峯曰自契丹之後學校蕪廢文成公安珣建議增

學錢八中國求五聖十哲七十子高堂生以下諸儒圖像以

祀之忠烈王時修祭器禮樂之物具經史百家書薦文學士李愜

李璵掌經史教授眉叟託言

安珣嘗書于學宮曰香燈處之皆祈佛簫管家之盡祀神獨

有一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慨然以起興斯文為已任

施俸錢納臧獲百口于成均館諺聞瑄錄

卒後配享文廟忠肅王六年血食中外承祀宗子連十代登科

諺聞瑄錄

至今成均所使皆安珣臧獲也相傳敬慕珣子孫入學奴

婢曰此吾主也館官亦待之異於他生有二婢以侍女入

內 太宗偶問本貫對以館籍 上曰古人施納予不能

然而反棄之耶立命出之青坡劇談

○太祖六年丁丑三月經始太學相地于國都東北隅崇教坊命驪興府院君閔霽治之戊寅秋七月成均館成建明倫堂于文廟北卞季良所撰文廟碑

以權近兼大司成大司成之兼帶自近始

○定宗庚辰文廟火

○太宗丁亥命即舊基復建星山君李稷中軍摠制朴子青董後四閱月而成文廟碑

賜田萬餘畝奴婢三百口于成均館

備○太宗潛邸時游學泮宮自此筮仕辛碩祖記云 廟猶在今壁上題名記

○泮宮舊有青畫鍾即諸生所用之咒也 太宗在潛邸游

泮宮甚愛之及即位命本館匣而藏之屢賜酒食以宴之由

此為館中所寶年久殘缺 世宗 二十九年大司成鄭麟趾

奏其事 上即賜內府白樽二隻白鍾畫鍾各一隻又賜酒

于大學及四學、官率諸生謝恩右相河演與卿士會明倫

堂設賜光宴課諸生皆賦詩而詠之

○太宗己丑傳于成均館曰諸生所讀經書置簿以聞予將進諸生于廣延樓下使文臣詳加講論又命李稷趙璞柳觀李詹往成均館教訓諸生寶鑑

備 ○世宗朝金鈞金泮金未繼尹詳之後掌教習之任作成有
效人稱館中三金 詳 世宗名臣

○世宗朝儒生逐巫 詳 世宗朝

備 ○文宗朝 上教曰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仍命館閣諸
臣輪詣成均館日與諸生講論頻賜酒食

○世祖朝姜碩德不由科第而為大司成 筆苑雜記

○成宗二年辛卯 上教曰今布列朝著者皆紈綺子弟不
學無術學生必有通經識務才堪任用者其令成均館薦舉
於是本館薦進士安良生 上優秩用之

備 齋薦之法載於學令而 成宗二年命本館別薦賢士自
是薦法益重鄭汝昌趙光祖徐敬德館薦中最著而 宣

備 祖戊辰趙穆亦以館薦拜官云

○成宗辛卯幸成均館具冕服奎璋用太牢祀文宣王御明
倫堂引館官及儒雅老成之人橫徑問難講畢 上親執帛
跪授饋諸生酒饌

備考作
六年

○成宗辛卯成均生貧權子厚等上疏畧曰國家定都之初
鑿開泮水一如古制頃緣增廣宮牆泮水缺焉臣等嘗封章
陳請 世祖教曰學無泮水正是闕典臣等延頸拭目以待
綸命修舉闕典正在今日請還鑿泮水以復古制 上允從
○成宗朝大司成安琛 文成公
裕之後 患諸生食堂陋隘斥以為廣
又患學宮與閭閻相溷收買洞口民居撤之以西泮水為限

備
○成宗丁酉八月親釋奠後仍行大射禮、畢領教于諸道
令列邑行飲射禮

彙
○成宗朝安潤德登癸卯科選補承文權知朝議以公深於
經學宜令師諸生啓移成均學諭陞至博士 湖陰集

○成宗十五年甲辰賜成均學生田四百結鄉學有差 故事

備
○二十三年壬子 成廟幸學謁聖將行大酺之禮禮曹判
書盧公弼奏曰明倫堂庭除不廣宜用下輦臺而亦狹窄難
容東西泮水之內請皆治而闢之加設橋梁以通人之往來
上許之至是 上御下輦臺賜宴百官儒生散花插帽命詞
臣改撰樂章作君臣相悅之樂是日儒生至者數千人

成覩大酺頌曰天生 聖主撫我東方尊崇儒術尤重黌
庠翼之黌庠禮義之場時維仲秋日吉辰良 鑿興庠至
躬謁素王親釋蘋蘩籩豆必芳爰命禮官開宴于坊八珍
交錯花帽輝煌爰命詞臣分製歌章樂奏韶舞協之宮商
王曰嗚呼名由業彰學為業本不學面墻吁爾儒士其敦
不養立身揚名乃熾而昌 王曰嗚呼時和歲穰我非耽
樂我匪怠荒嗟爾儒士其盡我觴欲與斯文同此樂康

○成均館專掌教訓國家設養賢庠以館官兼之常養儒生
二百人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啓建尊經閣多印經籍藏之廣
川君李克增啓構典祀廳成覩啓建享官廳其後改構聖殿
東西廡及食堂又賜米三百餘石布五百餘匹又賜學田以

備館中之需克增啓令承 聖恩多受未布乞備酒食聚朝
中文士及諸儒生以為斯文盛事 成廟允之於是文士大會
明倫堂饌品極精承旨賚宣醞及御厨珍味絡繹不絕矣
丑秋備考作壬子 上幸成均館祀先聖先師退御帳殿于下輦
臺文臣宰樞八侍殿內堂下官文臣分庭列坐八道儒生雲
集京師無慮萬餘人上下皆插花叅宴新製樂章奏而侑之
各司分掌設饌 上頻遣內臣督察之人皆醉飽自前昔所
未有也 慵齋叢話

韓明滄啓曰成均館乃養育人才之地無書籍可讀大是
欠事宜印經書子史立閣而藏之令諸生隨意抽見 上
允之明滄自出立閣之費以助之 韓明滄碑魚世謙撰東
閣雜記

○昌慶宮集春門在大學西畔甚近世傳 祖宗朝往便
輿出幸大學講論經傳 成廟一日御春塘臺由集春門召
在泮儒生講經賜筵至今以為羨談 芝峯類說

備 ○成宗朝正稱內旨禱祀于泮水內諸生皆憤疾然畏譴莫
有言者大學生安彭命獨奮然逐之

○李穆杖逐正 詳

備 ○成宗朝同知館事尹倬對植二樹于講堂下 今明倫堂庭
銀杏二樹 以根茂枝達諭諸生使務其本

○成均館上下齋各五十人東西摠二百人下齋以四學儒
生取才者充之東西各三人許納米而饌則官給之名曰私
糧崔恒以私糧居館是年別試三館拒私糧使不得赴試恒

上表云食雖有公私之分學亦無彼此之殊得入試場之中
老上舍朝之曰何處皮閬子如此縱橫乎恒答曰汝父閬鉄
乎竟擢壯元

慵齋叢話

世宗甲寅壯元

